论张恨水小说的语言特色

陆山花 朱显亮

张恨水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通俗文学大师、章回小说集大成者，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是“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。”[1]这样一位优秀的作家，他的作品风格和语言应该也是独特的。然而现代文学史上，学界对著名的作家如鲁迅、茅盾、老舍、巴金、沈从文、萧红等的小说语言都各有研究，对张恨水的小说语言却少有人讨论。是他的小说语言没有特点吗？当然不是。1943年老舍的夫人到重庆，说起华北有许多张恨水的伪书时，她说：“那全是假的，看过张恨水著作的人，一翻书就知道，那笔路太不一样了。”[2]这里所谓的“笔路”，应该就是指小说的语言特点，否则不会“一翻书就知道”。张恨水很重视小说语言对读者的影响，他曾说：“许多文人，有这么一点意思，觉得写出来的文字，如不带点欧化，会被人家笑他落伍。假如欧化文字，民众能接受的话，就欧化好了，文艺有什么一定的形式，为什么硬要汉化?可是，无如这欧化文字，都是普通民众接受智识的一道铁关。他们宁可设法花钱买文语相杂的《三国演义》看，而不看白送的欧化名著。”[3]因此，张恨水的小说语言首先是中国化的，其次是大众化的。当然，这个“大众”是指受中国古典小说熏陶的大众读者，可以读“文语相杂的《三国演义》”的大众读者。综合来说，张恨水的小说语言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平易朴实，明白如话。在此基础上又结合不同地域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语言特点，而丰富多变，与他的小说情节、细节、人物形象和思想感情一起，形成“雅俗共赏”的局面。

一、平易朴实、明白如话，简而不陋、似清实腴

张恨水祖籍安徽，生长于江西，青少年时代为了谋生，周游过大江南北许多地方，后来定居北京。抗战爆发后，又辗转南京、武汉，最后居住重庆八年，又回到北京。因此，对于各地方言和生活习俗、社会环境，张恨水可谓是见多识广。张恨水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是中国传统文化，课余的阅读兴趣，则是旧诗词和旧小说——“稗官家言”[4]，受中国传统文学影响巨大，文言和书面白话的运用都十分娴熟。加之张恨水读书期间，交往的是新旧知识分子，父亲去世后家道中落，又广泛接触到社会底层的人，五四运动后到北京做了报人，更是与社会各类人打交道。这些经历令张恨水对社会各类人物的言语方式有充分了解，形容于笔端，则能博采众家之长，做到深浅合度、文白各有所处。同时，艰难的生活令出身于官宦家庭的张恨水深具平民意识，他关注平民百姓的阅读现状，提倡“文章下乡”，并明确地说：“我们试到郊外去赶两回场，就可以看见那书摊子上，或背竹架挂着卖的，百分之八十还是那些木刻小唱本。此处是三百千、六言杂字、玉匣记（一种查星宿的迷信书）、四书、增广贤文，如是而已。至多带上一两部《三国演义》或《水浒传》《征东》《征西》等章回小说，那已经是伟大的书摊子了。如此供应着，可以知道乡下人在弄什么文艺。”[5]他发现普通读者对新文学的阅读障碍，说：“章回小说，有其缺点存在……而新派小说，虽一切前进，而文法上的组织，非习惯读中国书，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。……我们没有理由遗弃这一班人，也无法把西洋文法组织的文字，硬灌入这一班人的脑袋，窃不自量，我愿为这班人工作。”[6]可以看出，张恨水关注一般读者对文学的理解能力和阅读兴趣，同时也很重视文学的影响力。所以他写小说总是力求贴近民众，实现文艺“大众化”的要求，又注意对口语进行艺术过滤、净化。因此，他的小说语言是将文言、白话结合运用得恰到好处，并根据需要加入了各地方言、口语的现代白话。

张恨水的小说语言，即不以一个知识分子身份凌驾于市民之上，又不简单地趋同一般市民口语而在语言中带有任何渣滓，而是以干净纯正的语言真诚地讲述故事，描摹各地风俗民情，形容各种人物性情。在说到他最有影响的小说《啼笑因缘》时，张恨水说：“在那几年间，上海洋场章回小说，……除了新文艺外，那些长篇运用的对话，并不是纯粹白话。而《啼笑因缘》是以国语姿态出现的，这也不同。”[7]这种不同，我们打开小说《啼笑因缘》就能看到：

相传几百年下来的北京，而今改了北平，已失去那“首善之区”四个字的尊称。但是这里留下许多伟大的建筑，和很久的文化成绩，依然值得留恋。尤其是气候之佳，是别的都市花钱所买不到的。这里不像塞外那样苦寒，也不像江南那样苦热，三百六十日，除了少数日子刮风刮土而外，都是晴朗的天气。论到下雨，街道泥泞，房屋霉湿，日久不能出门一步，是南方人最苦恼的一件事。北平人遇到下雨，倒是一喜。这就因为一二十天遇不到一场雨，一雨之后，马上就晴，云净天空，尘土不扬，满城的空气格外新鲜。[8]

随意摘一句来看，词汇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，口语之外，为了逻辑的清晰和用词的简洁，又有词意明了的书面语夹杂其中，如“而今”、“已”、“但”“依然”“尤其”“之”“论到”“霉湿”“日久”“一雨”“云净天空”等等。语法符合现代汉语语法规范，且句子以短小为主。总的来看，平易流畅，句式简净，明白如话。再如张恨水的成名作《春明外史》，小说开首不久，就写杨杏园与朋友何剑尘去吃小馆子，小说写道：

杨杏园一进门，便觉油香酒气，狂热扑人。那雅座里面，固然是乌压压的坐了一屋子人，就是雅座外面，柜台旁边，三三两两的包月车夫，有的拿着毡条，有的披着洋毯，排班也似的站着。杨杏园回头对何剑尘道：“如何？我不说是无望吗？”那柜上掌柜的，不待何剑尘回话，便道：“楼上有座位，二位请上楼罢。”何剑尘对杨杏园道：“且上楼看看。”二人上得楼来，见这三间单间，早放下了帘子，里面杯盘争响，人语喧哗，闹成一片。外面散座，四张桌子，也全坐满了人，二人大失所望。正想下楼，一个伙计正从一个单间里出来，见了何剑尘，满面堆下笑来道：“三爷，你好久不来了啊。”说时，顺手搬两张凳子过来，把他肩膀上的手巾拿下来，就是一顿乱擦。口里说道：“您二位请坐，这单间已经在算账，说话就得。”说到这里，何剑尘正要问话，只听见左边屋子里，一阵筷子敲盘子声，当当的直响，意思是叫伙计，或者催菜。那右边屋子里又喊道：“伙计！拿花卷来。”这伙计接连答应了两个喂字，转身就走。杨杏园笑道：“这伙计的职务，要是叫我干一天，我必然肝脑涂地。亏他三百六十天，朝朝如是，居然乐此不疲。”[9]

一段文字，把小馆子里的热闹繁忙景象写得淋漓尽致。语言上，有中国古典小说中惯用词汇，如“便觉”“……也似的”“如何”“不待”“便道”“罢”“且”“上得楼来”“满面堆下笑来”“说时”等等，虽然面熟却不觉得陈旧，在语法上更比古典小说来得简净。

张恨水小说语言虽然平易朴实、明白如话，却简而不陋，似清实腴。仍以前例为证：在第一段文字中，有多处句式大约呈对仗之势，如“许多的伟大建筑”对“很久的文化成绩”、“塞外那样苦寒”对“江南那样苦热”、“街道泥泞”对“房屋霉湿”、“云净天空”对“尘土不扬”、“满城空气”对“格外新鲜”等等，虽是写小说，却是散文的写法，还充满诗意。这种散文式的写法，在张恨水小说里比比皆是。张恨水写小说重视故事环境的描写，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，读起来都像是读美文，情韵兼备。再如第二段文字，写小饭馆里人气鼎盛，张恨水不再用静态的、清爽的文字，换而用动态的、烟火气极浓的词语，如“油香酒气，狂热扑人”“乌压压”“排班也似的站着”“不待”“杯盘争响，人语喧哗”“说时，顺手”“一顿乱擦”“正要”“一阵筷子敲盘子声”“接连答应”“转身就走”“肝脑涂地”“乐此不疲”之类，从嗅觉、触觉、视觉、听觉各角度把小饭馆生意火爆的场面写得立体而生动，气氛的渲染令读者在读到这种文字时，现场感十足。文字看似简单，表现力却十分强大。

二、方言与歇后语的运用

张恨水擅长运用方言，将不同身份、地位的人描摹得形神毕肖。前文第二例中，清正雅洁的报人说话是“如何”“无望”“且”“肝脑涂地”“朝朝如是”“乐此不疲”，口语里不时夹杂书面语，比起市民的口语来说，显得文雅精致。小二说话就是北京方言了，比如“您二位请坐”“说话就得”，客气又顺溜。胡同里的清倌人说吴侬软语，“亻奈说啥末事？”“亻奈格个人，总归呒不好闲话格。” [10]带着点娇嗔。军阀鲁大昌说的是山东话：“你是来和我求差事的。谁叫咱们是同乡哩，我总得给你一点事。不过你是当营长的，我不给你团长，你也不会在我这里干。老实说，你叫我委一个司令，委一个军长，那都容易。就是这中级军官，自己要带兵的，可不能胡来。等我想想，给你一个什么事。”[11]说话粗陋又实在。江西三湖乡间的毛三婶说（心里想）的话是：“听说婚姻大事，都是由天上的月下老人做主的。这月老菩萨，为什么这样不公心，不把好的配好的，偏要把丑的配好的呢？月老，你真是不公心！”[12]将带着乡间的迷信的委屈，直接向着月亮问责。保守的老先生愤怒时说起话来是：“是可忍孰不可忍也！人之所异于禽兽者，以其有廉耻也；若无廉耻，相去几何哉？”[13]令市井粗妇不明所以。市井女孩说话则直来直去，有什么说什么：“人家有人家的钱，人家作人家的官，于你什么事？要你反对？我就不爱那种多管闲事的人。”[14]重庆的小菜贩看到黄昏后还出来买菜的机关工作人员，说：“当公务员的人，现在真是没得啥子意思。你们下江人在重庆作生意，哪个不发财，你朗个不改行吗？”“你太婆儿（川语太太也）病在家里，快回去烧饭。抗战期间，作啥子官？作孽喀。”[15]说话直接爽利又满是温情。

各地方言的荟萃，集中表现于张恨水的重庆小说中，将战时汇集于重庆的不同地区、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身份的人，在国家危难时的心态嘴脸，刻画的栩栩如生。如《巴山夜雨》《纸醉金迷》《八十一梦》《魍魉世界》等。小说用这种方式，表现那个特殊历史时期，特殊社会现实一种。

歇后语的使用，在张恨水小说里往往起到的是讽刺的效果。《过渡时代》里，艺术学校学生金百成与袁相向在公园喝茶，又都不想买单，袁相向想让金百成会帐，金百成借口自己正准备买书去，袁相向就问金百成借钱说由他来请客，金百成“不料他见风就上”，知道这“所谓借，是刘备借荆州的借，乃是有去无还的。”考虑到“钱是花自己的，到让他落个会东的美名，这是有些不值。”于是向袁相向道：“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，……二一添作五，一个人认一半，伙计报了帐来，每人会一半的钱。”[16]这两个歇后语加一个俗语的使用，把两人的小家子气形容个十足。张恨水小说里歇后语、俚语的使用，并不特别频繁、突出，更多的还结合了各地方言的平易朴实的口语。

三、笔意从容、画面感强

笔意从容，琐细而不罗嗦，是张恨水小说语言的又一个特点。张恨水的小说，情节起伏、线索清晰，引人入胜，但他的小说并不仅以此为吸引读者的要着。张恨水讲故事非常耐心，真正象一个讲故事的人在细细讲述着自己熟知的人、事、物，力求把它们生动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。

张恨水的大部分小说，可以说情节繁复，人物众多，每一章节，几乎都有情节上的起伏变化，很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。但张恨水并不急于展示情节，而是象《金瓶梅》《红楼梦》等作品一样，用生活化的语言，在情节发展中，注意对人物的生活环境详加描绘。其中，对自然环境的描绘充满着诗意，关于这一点，在本人的《论张恨水小说的诗意特征》一文中有讨论。[17]对人居环境的描写，如烟馆、胡同、戏园子、议员俱乐部、学堂、会馆、家居、公园、寺庙、吊脚楼、山村等等，文字的形容无一不形同影像，直逼目前。同时，张恨水借鉴了传统小说对人物心理活动的表达方式，即通过人物语言、动作来进行表现，为力求细致入微，张恨水的这类写法也极为琐细。这种特别的耐心在其他作家那里是很少见的。《金粉世家》第十九回，写燕西去清秋家想约清秋出去，看见清秋打扮着出来，小说这样写：

燕西望着她微微一笑，轻轻的说道：“这会子怎样忽然改装起来了？”清秋将口咬着团扇边，只对燕西看了一眼，没说什么。燕西道：“今天晚上没事吗？一块去看露天电影，好不好？”清秋对上面屋里一望，见母亲还没有出来，笑道：“你请我母亲，我就去。”[17]

接下来是两人唠唠叨叨打去不去、带不带母亲去以及是一人先去还是两人同去的官司，及至母亲出来后，当着母亲的面，燕西拿出一张票交给清秋，“清秋用扇子托着那张票，微笑了一笑。”这事才算终于办成了。这些加了着重符号的细节，以及下文翻来覆去的对话，看似多余，却把一对初坠爱河的年轻男女细微敏感的心思表露出来，而这些，远不是能用简洁的语言就能达到的效果。

说到画面感强，除了前文说到的小饭馆的热闹和燕西与清秋打官司的段落外，再如《春明外史》第二十四回写杨杏园应舒九成之邀去看戏，却遇到三个议员在捧艺人谢碧霞，看得垂涎三尺：

有一个戴眼镜的小胡子，口里衔着一根空香烟嘴，望上翘着，口水由嘴角上流了出来。那个没戴眼镜的胡子，笑嘻嘻地，偏着头，把两只手伸出包厢去，一只伸开巴掌朝上，一只巴掌朝下，好像在议院里战胜了反对党一样，用三四个牙齿咬着一点嘴唇皮，极力的鼓掌。那胖子眯着一双肉泡眼，笑着只是摆脑袋，一只手按着茶壶拿起，就把嘴对着嘴喝。偏偏他手上拿的是茶壶嘴，嘴喝的是茶壶把，老喝老没有。他只是把茶壶竖起来，眼睛仍旧望着台上，那茶都由茶壶盖上流了出来，洒了胖子一身，一件蓝缎袍子的大襟，湿了大半边。胖子听见滴滴嗒嗒响，低头一看，不觉呵呀一声。”[18]

这种像电影特写镜头一样的描写方式，在张恨水小说里很多，有学者专门讨论过张恨水小说的这一特点，认为是受他曾演过话剧的影响，重视画面感。这是张恨水小说最突出的一个特点。很多作家，写作好象打仗，急于把一个故事讲完似的急管繁弦繁弦急管只管往下赶。而在张恨水，一方面虽然他卖文为生，数字就是数钱，但他是“抱定不拆烂污主义”，注重作品的质量；另一方面，是受着古典文学的影响，这样的细节描写，不仅不会使人厌烦，反而让读者如临其境，如见其人，容易产生生动逼真的效果，对感情的渲染，也容易形成气氛，给读者造成影响。这种看似不加修饰的语言，给读者以扑面而来的亲切感，使读者不在经意间被引入作者所营造的氛围中不能自拔。

语言在张恨水手中，不仅是一种工具，更是文化本身。在新文学运动声势浩大的当时，张恨水不仅在小说形式上，也在小说语言上，保留传统小说的优质因素，又融合了新白话文的语言特点，以独特的面貌受到不同文化层面的广大读者的喜爱。他以平易朴实为基础，烂熟的生活化语言和稍许方言相结合，并以中国古典小说惯用的经过时间过滤的白话书面语为底子，形成叙事语言简洁而不简陋，对话则符合人物不同身份和性格，对不良人性或社会现象则以刺性语言描画，笔意从容，充满画面感、立体感。在立足于传统小说语言的基础上，张恨水的小说语言具体而丰富地呈现出中国特色。陈子善先生说：“我以为，到了20世纪，在新文学勃兴以后，在西方小说潮水般涌入以后，所谓‘中国小说家’，正确的理解就是还能用‘中国’传统的小说形式把小说写得那么好，张恨水无疑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。”[19]张恨水的这种中国特色，或者说是中国气派，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他的语言特色的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老舍《一点点认识》，张占国，魏守忠《张恨水研究资料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，1983年版，第110页

[2][7]张恨水《写作生涯回忆》，张占国，魏守忠《张恨水研究资料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，1983年版，第91、43页

[3]张恨水《通俗文学的一道铁关》，原载重庆《新民报》，1942年12月9日

[4]张恨水《春明外史•前序》，《春明外史》中国新闻出版社，1985年10月，第1页

[5]张恨水《赶场的文章》，原载于1944年4月11日重庆《新民报》

[6]张恨水《总答谢——并自我检讨》，原载重庆《新民报》，1944年5月20日-22日

[8]张恨水《啼笑因缘》，北岳文艺出版社，2003年1月，第1页

[9][10][11] [18]张恨水《春明外史》，中国新闻出版社，1985年10月，第3、8、1087、386页

[12]张恨水《北雁南飞》，中国文联出版社，2005年1月，第109页

[13][14][16]张恨水《过渡时代》，《中国现代小说精品•张恨水卷》，陕西人民出版社，1995年12月，第16、57、45页

[15]张恨水《纸醉金迷》，北岳文艺出版社，2004年1月，第16页

[17]张恨水《金粉世家》，北岳文艺出版社，2002年10月，第139页

[19]陈子善《夜深沉•导言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，2006年8月，第2-3页

**作者简介：陆山花，女，安徽科技学院中文系副教授； 朱显亮，安徽省张恨水研究会副秘书长。**